

古筝“以韵补声”

文 | 戴铮

古筝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弹拨乐器，它作为华夏 5000 年历史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素以古朴典雅、端庄传情的特点而赢得世人赞誉。筝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韵”，人们在领略古筝演奏的音响效果时，一定会对神妙动听的“以韵补声”手法追寻探究。筝是以五声音阶排律定弦的传统乐器，根据演奏七声乐曲的需要，必须按压 3 和 6 两弦，才能产生 4 和 7 两音，因此决定了筝必须使用按音奏法。由于演奏者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因按弦动作的先后、力度、长短的不同，使按音发生了有趋向性的韵味，所以在按音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上、下滑音奏法。而上、下滑音结合在一个音上，又自然形成了回滑音奏法和揉弦奏法。由于乐曲风格韵味的不同需要，各种按音、滑音、揉音等技法也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了丰富的、以韵补声的技术手段，这是筝之所以能够以它顽强的生命力，流传发展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就几方面具体探究一下古筝中的“以韵补声”。

一、“韵”艺术的最高审美范畴

所谓“韵”指的是一个比“音”更为微观的层次。“韵”的广义：

《说文解字》韵：“和”也，裴光远云：古与均同。

《辞源》对：“韵”的词条解释：声音和曰韵；《文心雕龙》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这些条目都是专指语言、文字学而言。

《辞海》说：韵，古作“均”；和

谐的声音；陆机《演连珠》赴曲之音，洪细入韵。这里强调以均、匀、和及洪、细对立矛盾统一的和谐作为“韵”的解释。

在古筝、古琴等乐器的演奏中，一个音往往被分解为“音头”、“音颈”、“音腹”、“音尾”若干细致过程。这些微观世界中的变化就被人们称之为“韵”。如此可见“做韵”是筝乐之魂，通过对其演奏中倚重的左手扫音技巧的运用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有的韵味，奠定了其在民族音乐中的作用及非凡的舞台效果。生活体验是自然演奏的基础，自古以来人们善于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在生活中发现美，捕捉美，采用各种不同的按音变化幅度，表现出最能触及心灵的旋律，达到富有个性和不同寻常的目的。

曹子建诗云：“弹筝愤逸响，新声秒入神。”“秒入神”之“逸响”者，韵也。在做韵的技法中，“韵”首先寓于左手在雁柱左侧的各种技术手法中，这些技法，既不同于“指板乐器”古琴之“吟、揉、进、退、复”，也不同于“品相乐器”琵琶的“推、拉、吟、揉、绞”，而是有其作为“弦柱乐器”独特的“点、按、吟、揉、推、滑、颤”等诸多技术指法。唯有这些技法掌握娴熟，运用到位，才能获得古筝的独特韵味。这种韵味，对于表现古筝艺术的清、和、刚、建、古、逸、恬、远等美学品格，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古筝这种左手按出的“韵”，相对于右手弹出的“声”正好是一

虚一实，所谓“以韵补声”，也可以视为以虚补实，虚实相济。这种虚实相济的声韵互补，恰恰是古筝艺术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

左手颤音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表现手法，成为“颤音体系”，有一般颤音、持续颤音、节奏颤音、重颤音、滑颤音等。如此多样的颤音，在各流派筝曲中的运用更是千姿百态。他完全不是机械性的、固定的、平均性的偏离与回归，而恰恰是自由往来变化无穷极具个性特征的“微型旋律”，或沉稳从容、或躁动急迫、或清远萧散、或拙朴内秀、或飘逸淡薄、或豪放热情、或脉脉含情、或诙谐风趣、或庄重威仪、或气宇轩昂、或天真娇美、或玲珑剔透、或自然天成、或放荡不羁、或规矩拘谨、或刚毅凛然、或若飞若舞、或气骨苍老、或纯真童趣等等，诠释演奏者对乐曲的理解和掌握，及技能娴熟程度和音乐造诣而各不相同。弹筝讲究“韵味”和“神情”。而韵味和神情正是互为表里凝为一体的。筝艺术的“韵味”、“神情”不仅有赖于演奏者的文化修养和生活体验的深度与广度。真正达到“物我同一”的艺术境界。

二、“韵”在筝乐艺术中的表达与演绎

“韵”是一种需要体味的、含蓄不尽的美。“韵”的美是要反复玩味、咀嚼去感受的，其中要有一个认识、发现、感觉的过程。在筝乐曲中“做韵”对右手技法也有不同要

求:一是力度的掌握。右手触弦之轻重,直接关系到音乐的强弱。而强弱的对比乃是展示音乐意韵的重要手段。譬如《战台风》中低音区的一段“渔民号子”,其坚定铿锵得“呼喊”,同后来“雨过天晴”,渔民欢快地“引吭高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非常贴切地表现了渔民豪迈乐观,热爱生活的意韵。而这种意韵的表现,关键在于准确的把握好不同的力度。二是色彩的控制。音色的变化更是表现意韵的重要手段。手指触弦的位置、深浅、速度、轻重等,都能带来音色的变化。仅以触弦位置而言,近岳山处坚实明亮;近雁柱处暗淡虚浮;而两者之间常常给人以空口、静谧的感觉。掌握得法,实音之中亦能产生“虚”的效果。《铁马吟》醇厚深沉的韵味,正是在精细入微的音色变化中酿就的。事实证明,许多筝曲的成功,皆源于音色多变而导致的意韵深长。“韵”的美是隐性的或半隐形的,非直接性的关系。在筝曲中越是好的作品,它的韵之美格外深刻、格外隐逸、格外细腻,也就格外需要深入细致的去感受,潜情与作品的每一个音符与乐句字里行间中的深层寓意,悟出作品外延物化的艺术魅力。而在筝曲演奏中,常常听说要做“韵”,“韵”是要移情于曲,再加上精湛的技艺,细心认真的操作才能做出“韵”的赋予音于曲栩栩如生的灵魂,煽情的韵味就油然而生了。美在情深处,意寓音之中,曲未成,情意先,韵遂成。

三、四个筝派左手演奏技法“以韵补声”之比较

古筝区别于其它固定音阶乐器的重要特点就是“以韵补声”。“声”为音之本,即右手所弹的本声,“韵”以余音为色,即左手通过按、揉、吟、颤等技法,使本声得到装饰和润色,已达到“声”断“韵”

犹在的艺术效果。左手“韵”色技法运用得不同,是各种风格,各种筝派的重要标志。

河南筝派左手在演奏小颤音时,在乐曲的按滑音上往往做密集快速的反复吟弦。其运指方法是大臂带动小臂所造成的震颤效果。多表现悲伤、痛苦、悲愤情绪的一种手法。在演奏大颤音方面是一种大波浪揉弦,可获得大小三度的装饰音效果,常用于渲染情绪和气氛。“名指扎柱四指悬,勾摇剔套轻弄弦。须知左手无识别,按颤推揉自悠然。”这首《掐筝诗》正是对河南筝弹法及“做韵”的高度概括。

潮州筝韵的左手做韵非常讲究,有道是:“右手造音,左手做韵,音务珠圆,韵求气贯,双手配合,音韵并茂”。每一首筝曲的演奏,有绝大部分音符是由左手的“推、揉、按、颤”来完成音符的做韵,从而增加了潮州音乐风格特殊的艺术魅力。“虚”是潮州筝曲中所有的做韵手法,即右手弹弦位中间,左手沿滑一寸左右,然后将本位音升高大二度或小三度。它的特点是在余音快结束时将本位音滑到主韵声,达到音韵相通,并带有潮州方言的特点。潮州筝左手技法较其它流派,其形式要多,这与当地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人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听潮州筝并非是单一的耳悦,而是紧紧地把音乐与意境,形式与内容缜密地组合起来,而达到一种境界。潮州筝“抚、煞”等技法,给潮州筝曲注入了丰富地艺术表现力,同事也奠定了其在民族音乐中的地位。

山东筝派是左手颤音的轻松、活泼、点音具有跳动感,轻松、活泼的按滑音,产生不稳定感,表现激动或愤怒的按颤音。山东筝上滑音使用多余下滑音,滑奏的过程较快,这与其传统乐曲中大部分为活泼欢快的音乐有关。揉弦幅度的大小,频率的多少取决于乐曲的快与

慢及所表现情绪的需要。这种由乐曲决定揉弦大小、多少的方式正是山东筝派做韵的特点。

客家筝派较诸多筝艺流派筝曲更是具有内涵和深度。由于传统客家筝派的型制采用金属弦,除可自如的吟弦外,为延长余音和“做韵”创造了条件。而历代客家筝即利用这种条件配以多种丰富多变地左手按滑音,而形成客家筝曲独特典雅的特点。

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筝学艺术也随这一浩瀚的长河,在生生不息的流淌了千百年之久。古与今来,筝乐之魂长久不衰。古筝艺术要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还要日益完善,在演奏技法上要有所突破,双手能恰到好处的、细致的结合。从速度、力度、时间上配合得更加准确,运用得更自由,才能产生出惟妙惟肖的,多色调、多层次、多变化的音响效果,从而达到精益求精,真正达到人与内心相合、人与自然相合、人与万物相合、人与天地相合的境界,还需不断地努力。让古筝这件古老而又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淋漓尽致地发挥它“以韵补声”的特点,“韵”作为传统美学的一种品质、一种境界,让古筝这门艺术永远追随。望从事古筝艺术的广大同仁们创造出更多充满韵意的古筝音乐展现给世人,流芳百世。■

参考文献:

- 【1】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81年6月版
- 【2】《辞源》上海商务书馆出版 1993年1月版
- 【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年版
- 【4】樊艺凤:《河南筝乐考略》《交响》1994年第1期
- 【5】杨礼桐:《潮筝精谱》长城出版社 1994年5月版
- 【6】华筝:《筝乐之魂的魅力》《艺术百家》2004年第5期